

古詩十九首研究

賀揚靈 著

上海光復書局印行

古詩九十首研究

賀揚靈著

上海光復書局印行

實售國幣一角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五版

原定價 大洋三角
減定價 大洋

著作者 賀揚靈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序

古詩十九首研究，原是拙著古詩叢談中的一部份。我看牠已夠有二三萬言，故特地抽出來獨立出版。我去年留在武昌城裏度暑的時候，鬱居無聊，常於飯後茶餘，將書箱中積存的雜亂故稿——關於古詩方面的，曾耗去兩個多月的時光，揮了好幾身的熱汗，纔一一整理成帙。

這份稿子，我本早有野心，要將牠付之棗梨，爭奈一以各書坊中所出版的國學叢書，層見叠出，已足汗牛充棟；似煩不着我再來湊熱鬧，躊躇這些珍貴的紙墨。再以國內已有了多少名師宿儒，閉門在那里做這種整理國學的工作，似又煩不着我這一個無名小卒，不自量力地再來湊什麼熱鬧了。我之所以遲遲不敢出版者，也是爲着這個原故。今却不顧一切，竟敢出而問世，這實在是慚

愧，慚愧得要死！！

所謂「死！死！」寫到這兒，我却有所感，禁不住心酸淚下！迴憶前年暑假在家中，有一天晚上，在後園裏乘涼，我跟着我的爺爺，媽媽，姑姑，妹妹，圍坐在一塊草地上，嚼瓜噉茗，談談笑笑，備嘗團聚之樂。我媽最歡喜聽人吟詩，她叫我吟詩給她聽聽解悶。我就將古詩十九首，一句句低徊沈吟，一句句迴環解釋。每吟解到「遊子不顧返」「遊子寒無衣」等句，她總是嗚咽地撫摩着我的頭髮說道：

「靈兒！我今年已經有四十五歲了，一生只有你這一塊血肉。你年年飄零在外，飽經着無限的風霜雨雪，兒女情長的我，爲你，念你，已經將我滿頭的華髮愁白了幾絲！呵！靈兒，幾時纔望到你出人頭地呢？……」

說完了，她悲不可抑，兩泡淚珠已凝住在眼角邊盤旋，念著兒女面前，又

怕引起我和妹妹的悲傷，終不敢流下來，仍是咽下肚子裏去……

那時，月影朦朧，四圍唧唧的蛩聲，恰與庭外池塘裏底格格的蛙聲相應，有如嘆息然。因而四圍情景，陡覺得淒涼，恐怖……個個都低下了頭來，一聲不語，都抱着無限的沉思。頑皮不知世事的弱妹，正揮着扇在替媽撲風；這時，似亦有所感觸，也凝眸凝望着我們，扇也記不着揮了。

唉！重重往事，一想起來，還如昨日一樣的情景。如今爺也無恙，姑也無恙，妹也無恙；月仍是兩年前故鄉朦朧的月，我，仍是兩年前異地飄零的我，十九首的古詩，仍是一樣地可以沈吟，一樣地可以解，可以聽；但是愛聽的人，却不知何處去了！呵！我親愛的媽，你在那裏？

媽！我親愛的媽！最難堪是去年北雁南飛的時節，碧雲漫天，黃葉蓋地，偶來遭慘惡的風雨，堂前萱草，竟飄零成塵。從此後，一杯黃土，就成爲我媽

的長眠地了！

唉！媽！我這生恨不能摧毀這幾本殘書，擺脫一切，回家做一個守墓兒，架屋數椽於那蕭蕭白楊的東山下，朝朝暮暮，把這幾首古詩，踰躍沈吟在你的墓前，聊慰你底孤靈的幽寂——呵！死者已矣！那管你知音不知；但得長此沈吟，亦還可以當哭呢！

媽！何堪回首話當年！我已成了世間一個不幸的兒子，還讀什麼書？半肩行李，何如歸去！媽！此書出後，我歸來！我決歸來！

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於南昌冠簷亭中

三版感言

這本小冊子，是我過去脫離學生時代轉移到社會生活的過渡期中所遺下來的一點殘缺的成績。

這幾年來，我的生活是完全在時代轉變與革命鬥爭中混過去了；混的結果，于黨于國，自然談不到有什麼好處；只于我自己——却蒙着無限的損失與無名的苦痛：

一、我著這一本小書的時候，我的父親，姑母……都還健在着；如今時代雖是轉變了，但我的父親，姑母及其他一切的血族和戚友，都隨着這一個時代的轉變，一個個在「赤」與「反赤」的混戰中犧牲了！他們都是鄉村中的小百姓，爲了我，爲了我的「反赤」的關係，却連累做了無辜的犧牲品！

一、革命的潮流，正在武漢分道暴發的時候，我幾年在武大圖書館中研究所得的陳稿——如古詩叢談等，亦在當時赤色清查的厄運中燬滅了！牠們究有何罪？竟亦爲了我犯着「反動的嫌疑」而燬滅了！

呵！反動！所謂「反動」，至今還是繼續在彈壓和潛行中！呵！反赤！所謂「反赤」，至今還是繼續在對立和相殺中！我們的國家，只因此而增加混亂！我們的人民，只因此而增加苦痛！我呢！只因此而賺得一生的罪過和懺悔！！

我曾爲着我學問上的損失，曾于兩年前，擺脫一切的環境關係，衝到海外去，以求回復過去我學生時代的生活和勞力，希望在這種渺茫和空虛的探求中取得一點補償；但是，我的家破與人亡的損失，又將從何處求追償呢？——只永遠寄託在「行雲流水」的境界裏！

此書前一二版，內容被手民錯誤了不少字句，當因政治拖累，不及校正，

自不能不向讀者深深地告罪！這一回我從赤區中回到上海，正遇着「三版」的機會，只好抽一些餘閒，在電燈光下校閱了一遍，或可免無大錯。但明朝又將轉赴平津，檢點本書中——尚有幾首古詩未考得其所著之年代；此後人事茫茫，實不知何年何月？纔能了清這一筆的糊塗債！

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作者記于滬濱

目次

- 一 古詩十九首之作者問題
- 二 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考
- 三 古詩十九首之藝術上的鑒賞
- 四 古詩十九首與各家之擬作
- 五 古詩十九首之校勘記

戲苑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查鍾嶸詩品亦覺似無可考，他說：

「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集。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由此看來，李善則以失其姓氏，鍾嶸則以人代冥滅，二者似皆以爲不可考，故暫置於疑辭之列。

(二)成爲定論者：

在昭明鍾嶸，都以爲古詩作者既無從肯定，則只有闕疑而已。若文心雕龍

和玉台新詠所說，似又漸由疑似，而進爲定論。文心雕龍明詩篇有云。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

「或稱枚叔」一語可知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枚乘，在當時還是一種傳說。若孤竹一篇，蓋已肯定是「傳毅之辭」了。

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則錄雜詩九首。如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採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等，都認爲是枚乘所作。而冉冉孤生竹一篇，又錄入古詩八首中，並不註明是傳毅之辭。且蘭若生春陽，亦不載於文選。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在徐孝穆之時，已由傳說而成爲定論了。

以上兩點，細考之，都沒有充分的證據。在文選李善所註，原是因人而言。若徐孝穆以那九首爲枚乘作，恐亦未必有所據。玉台新詠原是一個選本，

選多選少，隨人所好，自無一定的標準和精意。考陸機所擬十四首詩中，已經有了驅車上東門，遊戩苑與洛兩篇，他統名之曰雜擬；是「雜」之一字，已足證實古詩不是一人所作；自然更不是枚乘一人所作的了。即枚乘一生曾作過詩否？或者還是問題。這一層，在詩品上已載有明文——

「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所謂枚者，即是枚乘。乘只以辭賦著稱，若「吟詠靡聞」一語，是已不認其有何詩作。由此我們知道：在齊梁以前，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尚沒有枚乘之一說。文心雕龍有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可知枚乘一說，在當時原是一種疑辭，不過一般人看得古詩如此佳麗，便胡猜着是「競辭藻」的枚乘所作罷了。

蕭統和劉勰，并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們都否認枚乘所作的那一說。朱竹垞

玉臺新詠序云——

「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

則孝穆那時還是一個後進少年，所撰之玉臺新詠，以古詩爲乘所作，或者是據前輩之傳說而定之，亦未可知？

這樣看來，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全由前代傳說，展轉而成爲定論的；有如神話傳說，在當初，還是以誤傳訛，積久便弄假成真了。

陳沆之詩比興箋，亦附和玉臺新詠，偏以史證詩，認爲枚乘所作，究亦不知何所據而云？并且捕風捉影，強詩就事，那真無謂之極了！

古人詩，我們不能說是全無所託，但一定要這樣謎語相猜，猜來猜去，恐還是飄蓬無繫，得不着一些根蒂。詩有的有牠歷史背影的存在，此誰都很承認的；若必如陳沆那樣之牽強附會地去求合，則東西兩漢如枚乘那樣遭遇的人，豈少也哉？說牠是枚乘所作可，說牠是與枚乘同一遭遇的人所作，又何嘗不可

呢？

古今這樣以史證詩的人，真有千千萬萬，但多是靠不住的。詩經，楚辭，是古代遺下兩部最有價值的純文學，亦已被那輩封建制度下的箋註家，都弄得烏烟瘴氣，莫名其妙了！

古詩十九首，原是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之，初亦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蓋非一人一時之作，若偏指爲枚乘所作，則又未免大爲古人作鐵板註脚矣。

二 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考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失名已久。鍾嶸，劉勰，蕭統，徐陵輩，在幾千年前，尙不能肯定爲何人所作；到今日，詩句諸多簡略，載籍亦付闕如，更是無從判斷了。但關於某詩某詩所作的時代，還可從前代各著錄上，或擬作中，或後人曾引用其詩，或將詩中語句有關於某時代之典章文物地理種種，一一參互推求，尙可得一個「近是」的肯定。

茲爲便利閱者起見，先將考得各詩所著之時代，編列一個簡明表於後：

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表
